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

第二十回 清竹塘四寇劫囚車 龍潭鎮於老訪雙俠

上回書說到：李士鈞、孫亮押囚車直奔雲南而來，沒想到走到冷風嘴兒，聽江堤內噲亮亮一陣鑼響，一窩蜂上來不少賊人搶劫囚車。李士鈞回手拉刀，金眼鷹孫亮也把鐵牛皮槍帽兒摘下來了。車把式是個行家，把車停住，掄著鞭子在裡面一蹲。十六名兵丁，刀出鞘，槍去帽兒，唵拉把囚車一圍，臉衝外一站。再看從江堤後邊噲噲噲躍出四個人來，為首者手持明亮的鋼刀，惡狠狠地撲向囚車，正是戲水江豬陸豐陸鬆坡。後面的三個，一個大高個兒，面似生羊肝，一身藍，使一對二郎鏢。一個中等身材，一身藍，黃臉膛，掌中擎五股烈燄托天叉。另外一個肩寬背厚、大高個兒，一臉的大麻子，十分兇惡，手中一對短把牛頭鎗。四個人一陣風一樣，直奔囚車。孫亮眼珠子都紅啦，一顫槍，厲聲罵道：「陸豐賊子，你竟敢以身試法，搶劫囚車！」說完，孫亮舉槍直奔陸豐哽嚙就紮。陸豐一咬牙，雙手捧刀，往上一掛，噌的一聲，孫亮就來了個趔趄。陸豐趁勢一刀，孫亮退頭一躲。陸豐一抬腿，正是孫亮的胸口，嘍的一下，把孫亮踹出一溜滾兒！陸豐飛身過來，舉刀就刺，孫亮自知活不了，他一閉眼。正在這時，李士鈞一個箭步就到啦，從後面順水推舟，退頭一躲，用進手絕招，左手的掌奔面門，右手刀刀衝外，對準陸豐雙腿戳來。陸豐腳尖點地，往起一蹦，李士鈞刀走進步中挑，奔陸豐的小肚子就紮。陸豐一斜身，刀在跨骨軸上就划上了，疼的陸豐齜牙咧嘴，鮮血直流。其餘三個賊人一見此情，唵拉拉分為三面，把李士鈞圍在當中，真是一場惡戰！陸豐不顧疼痛，帶兵丁還往上衝。嘍兵掏出鐵鏈，噲噲噲把鎖鏈開，砸毀囚車，又銼折了三大件，搭救陸寅。孫亮一看完了，時間一長李士鈞也活不了。雙拳不敵四手，猛虎不如群狼啊！他提槍往東，進樹林就要上吊。現在一看王爺和海川，心花怒放，忙道：「爺駕，俠客爺快救救李士鈞吧。我本想差事丟啦，難以尋拿，又白白斷送了李士鈞，我居心不忍！全家二十七口監牢待質，可我已很難生還故里。因此才到林中自盡。不想遇到王爺、俠客爺，您快救救李士鈞吧，晚一點兒就完啦！他是武林中的好後代，爺就發發慈悲吧。」說著，磕頭如搗蒜。王爺也怕李士鈞有閃失，道：「海川，你就快去吧，事不宜遲啊。」海川很為難，想著救李士鈞倒不算什麼，不過既有賊人搶劫囚車，必有賊人盤據。倘若一去，王爺若有個好歹，那還了得！便對孫亮說：「孫班頭，你起來，若救李士鈞，王爺誰管哪？」「俠客爺，李士鈞眼看喪命，俠客爺有好生之德，孫亮願在此陪伴王爺。」海川說：「孫班頭，你連個差事都保不住，還要保護王爺？」孫亮一聽，就沒了主意。

正在進退兩難之際，就聽樹林子外邊有人說話：「海川，你跟王爺在這兒麼？」又有人喊：「師父。」孫亮也不磕頭啦，他一看進樹林來了一老二小。老人家佩寶劍，髮挽銀絲，髻垂玉線，精神飽滿，二小粉裝玉琢。正是老俠聖手崑崙鎮東俠侯振遠和司馬良、夏九齡爺兒三個來到。

原來王爺、海川走後，侯老俠為的是讓他們小哥兒五個多親近幾天。過了三天，侯老俠跟三老提出來：「該走啦，我們爺們也不放心。」三老還挽留：「老俠再住兩天，我弟兄多聆教益呀！」侯老俠擺頭：「三位老英雄，再耽誤就追不上他們爺倆啦！再說西南大道也很兇險，海川一個人不成啊，咱們後會有期吧。」鄭奎無奈，拿出白銀二百兩。九齡把銀子帶好，吃了饒行酒席，五小弟兄難離難捨，直送出村口老遠，灑淚分別。夏九齡走在路上總想淘氣，可在師爺眼前他還不敢。如果不是王爺病了兩次，他們爺兒三個真追不上！今天走在沅江岸清竹塘，聽兒林中說話是海川的聲音，爺們才進來相見。老俠一看，有個老頭跪在地下，一個勁兒的磕頭央告，海川在旁邊為難，王爺坐在石頭上著急。老俠給王爺請安，王爺高興啦：「侯老俠，這個人是雲南府八班總役孫亮」說著，一指侯老俠：「孫亮，你磕響頭吧，這是聖手崑崙鎮東俠，藝壓武林的侯振遠侯老俠！」孫亮連連拱手叩頭：「求老俠宏施惻隱！」侯老俠無暇細問，王爺說道：「老俠客，海川正在為難，李士鈞是俠義之後，必須搭救，事不宜遲啊。」侯振遠一聽，當機立斷：「良兒、九齡，會同孫亮保護王爺尾隨於後，海川隨我來。」老俠左手托劍鞘，右手荷劍把按崩簧，噲啾啾，龍淵寶劍離鞘，猶如一道電閃。海川也把包袱打開，包袱皮一圍，懷抱子母雞爪鴛鴦鏢，虎視眈眈。二人走出樹林，腳下用力，往西上了土山崗。但見囚車被砸，地下扔著鐵鏈，押護兵遠遠地躲著，嘍兵已沒有啦，只有四個賊人，各持兵刃，團團圍住李士鈞，確實是危險萬分！侯老俠一看李士鈞的身法步眼，心說：這個年輕人受過真傳，而且功底扎實。

李士鈞救了孫亮，差事被劫，三個賊人各持兵刃向他撲來，英雄把心就橫上啦！紫臉大個兒使一對二郎鏢，這二郎鏢三尺六寸長，兩頭好像冰鑊，攥住當中還有攢手鵝眉枝子，十分厲害。他左手鏢一晃，右手一推，叫「佛前拜香」，照李士鈞胸前便紮。李士鈞刀往上翻，一掛鏢，閃左手「迎風劈柳」，蓋頂就刺。可後邊使叉的黃臉嘩楞楞一抖大叉，對準李士鈞後心便紮。李士鈞眼觀六路，耳聽八方，撒刀換式右腳紮根，一旋身，鼻子尖找地，跟擰旋子一樣，左腳踹使鏢的小肚子，右手刀「撥草尋蛇」，砍使叉的雙腿。使叉的腳尖點地，往起一蹦，黑臉大麻子又用牛頭鎗照李士鈞的肩頭砸來。李士鈞好後的功夫！右腳一踹地，躬左步矮身形，躲過雙鎗，「進步擦陰」就是一刀。使鎗的往後一撤步，使叉使鏢的雙管齊下。三個賊人三個角兒圍住李士鈞。等到陸豐救了陸寅之後，他擺刀也加入戰團。李士鈞力敵四寇，由於受父親的傳授，而且自己也刻苦用功，四個賊人從四面八方攻來，但李士鈞更有騰身步月的奇能，聽風辨物，四人竟沒有沾上他的身子！李士鈞一開始，就按著規律喘氣還招。可是時間一長，刀法快要亂啦，步法快要散啦，呼吸之間可能喪命啊！正在千鈞一髮的時刻，雙俠趕到了。侯振遠抖丹田一聲喝喊：「呔，賊人吞了熊心，咽了豹膽，竟敢搶劫囚車！現有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在此。」侯老俠這一嗓子，賊人唵拉拉各自跳身出去。海川一聽兄長為自己揚名立威，心說：我也給兄長來一嗓子！海川手捧雙鏢，高聲斷喝：「呔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竟敢蔑視國法王章，路劫囚車，現有聖手崑崙鎮東俠侯振遠在此。」真是人的名兒，樹的影兒，賊人嘩的一下，順江堤逃跑。雙俠各自撩長衫飛身就追，眨眼之間上了江堤，居高臨下，一看沅江，水面寬闊，濁浪排空，西北隱現山嶺，江邊江葦從生。再看這幾個賊無蹤無影。哥倆明白，這些賊人都精通水性，加上沅江水深浪急、江葦茂盛，萬難尋覓賊人。

雙俠從江堤上下來，一看李士鈞真是行家，他又開雙腿，刀尖點地，雙手捺住刀把，低著頭閉著嘴喘氣哪。半天的工夫，李士鈞這才緩過來，跪在雙俠的面前：「幾次蒙俠客爺相助，總算逢凶化吉，今日若非俠客爺虎駕降臨，焉有李士鈞命在？小子給二位俠客爺磕頭啦！」海川伸手相攔：「李士鈞快起來，我給你介紹一下，這位是我哥哥，聖手崑崙鎮東俠侯振遠。」海川又一指李士鈞：「老哥哥，他就是騰身步月李士鈞。」李士鈞搶步跪倒：「老俠客爺，末學後進李士鈞再次拜見。」侯老俠伸手扶起：「海川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童林才把李士鈞、孫亮以及白潔的事情，跟老俠說明。侯振遠點頭道：「李壯士，令尊李躍在江湖路上，與老夫也曾相識，不想他晚年遭此大故，令人惋惜。」李士鈞又行禮道：「原來老俠客爺與先父有舊，晚生失敬了。」這時候，王爺帶二小和孫亮全到啦。李士鈞過來給王爺磕頭行禮，又見過司馬良、夏九齡。侯老俠把剛才的事情一說，孫亮差點哭出來。

茫茫千里的大江，找賊人何易？大海尋針，我怎回得雲南府哇！孫亮想到這兒，尋死的心都有哇。他眼含淚扔掉了槍，往童林的面前一跪：「俠客爺，我孫亮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了，我只有厚顏相求，這幾個賊不用說捉拿呀，單憑能為我連一個都勝不了哇！俠客爺念孫亮在六扇門裡當差做吏，身無大過，您就幫幫我吧。」說著以頭碰地，淚流如雨，李士鈞也跪下哀求。海川伸手把二位攙起來安慰道：「此事關係數家的清白，十幾條含冤的人命案，我絕對管到底，當然我要跟老哥哥商量一下。」二人又過去給侯振遠磕頭。童林毫不思索慨然應允，侯老俠又氣又愛。氣的是你自己身奉聖旨，請國寶拿二小毫無頭緒，自己的事都管不過來，還要管人家？愛的是海川見義勇為，別人的困難，視為自己的困難，頗合俠義的骨氣，自己怎能攔阻？

誰想到童林這一急，驚動了清竹塘內隱藏著的一位武林豪俠、成名多年的老前輩，他暗豎大拇指：「好童林，夠個俠客，我捧捧你。」因為此處不是這位老俠出世之時，暫且不提。

順江堤往西不足五里，緊靠沅江南岸有個大鎮甸叫龍潭鎮。兵丁們過來幫助把式整理好車，把三大件都扔到車上，孫亮帶路，眾人奔了龍潭鎮。一進東口兒，果然買賣興隆，人煙稠密。路南有座大店，字號是「興隆店」。

一個伙計二十多歲，腰繫藍色圍裙，肩搭白湯布手巾，掛好燈正在讓座：「南來北往的客人們，天快黑啦，您打尖住店吧！咱們興隆老店童叟無欺，新粉刷的牆，四白落地，租賃被褥都是裡面兒三新，現拆洗的，沒有蚊子、蟲子、蒼蠅、跳蚤，臭蟲。紅白兩案的大師傅都是從京城裡請來的，味道很好。伙計們侍奉慇懃，價錢更是公道，客人們請吧，再往下可就錯過宿頭啦！」這個伙計薄嘴唇很能說。王爺可說：「就住這兒吧。」伙計點頭哈腰往裡讓，大車從車門趕進去，牲口刷飲喂遛，連把式十七個人，都在跨院住下了。

王爺一行七人，由伙計帶到南上房五大間，當中三間一通聯兒，東西兩個大暗間兒，擺設也不俗氣。裡外屋燈光全點上，大家分頭放包袱，然後洗臉漱口喝茶。稍事休息，王爺把伙計叫進來：「你們這兒飯食怎麼個吃法？是零叫菜，還是整桌的？」王爺台兒可以叫整桌的，八兩一桌有翅子沒海味，十兩一桌海味全帶，小費在外。」「好吧，你就給我們上一桌十兩的。」伙計下去了。王爺重新把李士鈞的事情，又跟侯老俠詳細說明，鎮東俠也很贊歎。時間不大，酒宴擺好。王爺坐在正中，左邊是鎮東俠，右邊是海川。海川的左肩下是李士鈞，侯老俠的左肩下是孫亮，良兒、九齡坐在最下邊。九齡把酒都給斟好，王爺端起酒杯，讓鎮東俠道：「侯老俠喝一杯吧！」侯振遠也端起酒杯，可一端酒杯，侯老俠心潮洶湧，暗思著，海川隨貝勒爺屈尊來，邀我出山相助，捉二小請還國寶。想我今年八十開外，人老不講筋骨為能，我還有多大本領？前途茫茫，吉凶未卜，我還能生還故里嗎？捉賊無跡，請寶無期，……這杯酒實難下咽。因此長歎一口氣：「唉！」酒杯往桌上一放。侯老俠的心煩勾起海川的心煩，想自己在王府，既能酬恩保護王爺，又能盡孝敬奉父母，豈能料到二小盜走國寶，陷害我童林？雖蒙老哥哥仗義相救，但國寶無影，二小何在？什麼年月才能捉住二小，請回國寶？想到這兒，亦是杯酒難下，長歎一口氣：「唉！」往桌上一放酒杯。孫亮端起酒杯，心事湧上胸前，前後三載訪盜拿賊，全家二十七口，飽受鐵窗之苦，好不容易拿住陸寅，又復失去，何年何月才能銷票無事呢？同是長歎一聲：「唉！」把酒杯放到桌上了。李士鈞端起酒杯，也想起先人死得慘，自己又蒙不白之冤，陸寅歸案，眼看要沉冤昭雪，現在又丟啦，歸案無期呀，他又長歎一口氣：「唉！」把酒杯放在桌上。王爺一賭氣，也把酒杯往桌上一放。」「叭！」嚇了大家一跳。海川一看屋裡的空氣太憋悶，他站起身來，剛要往外走，就聽店門口有人喊：「伙計，我要住店哪。」嗓音很尖，傳得很遠。他心裡一動，離開南上房，直奔店門口，海川一看，這位住店的年歲太大啦，足有百歲開外，是個大個兒，可腰已彎下來，成了中等身材了。厚嘴唇，五官塌陷，兩隻眼睛閉著，兩道蠶眉，壽毫長到眼下，錢兒大的小辮兒垂在身後，紅辮繩上拴著兩個康熙銅錢，一走道叮噹亂響，一部白鬚鬚苦滿小腹，上邊淨是泥土。身穿一件藍色綢衫，上邊補著各色的補丁，紅黃藍白，好像舞台上穿的富貴衣，穿著一雙開綻的破靴子，手裡拿著一根青竹子當拐杖，一步三搖，嘴裡直哼哼。海川納悶：老者偌大的年紀，家裡人為什麼還敢讓出來呀？就聽老人跟伙計說：「哼哼，哎呀，走到你們店門可不容易呀，還有上房嗎？」

伙計趕緊過來，笑臉相迎：「老爺子，咱店裡客滿啦，您往前還有好幾家兒大店哪。」「什麼？還叫我往前走，我走得動嗎？再說，我看你們這兒就很有風水呀？」伙計一聽，得啦，老爺子是到我們這找穴眼好安墳立祖哪！「老爺子，您這麼大的年歲，身旁又沒跟著人，萬一您住到店裡，我們照顧不週到，出點什麼事，店裡擔不起呀！」老頭聽了不大樂意：「聽你這話，是怕我死在你們的店裡？」「老爺子，這是您自己說的，我是怕您挑眼哪！」「要真死在你們店裡，你們掌櫃的就發財啦！」「啊！怎麼發財呀？」「用上等棺木，把老夫盛殮起來，就在你們店裡高搭靈棚，請高僧高道超度亡魂，你們掌櫃的頭帶麻冠，腰繫麻辮，身穿重孝，手拿哭喪棒，肩扛引魂幡。陪靈奠酒，大大的領受一份重禮，不就發財了嗎？」海川在旁邊也不敢笑。伙計聽了把眼一瞪：「那我們掌櫃的可就成了您的兒子啦？」「哼！他有那麼大的造化嗎？伙計，有這麼句話：休笑他人老，轉瞬白頭翁。老夫在幼年之間，也曾打過一拳。」說到這兒，老頭把雙臂一分拉了個四平架兒。伙計趕緊攔住：「老爺子，行啦行啦，您別抻了胳膊！」「嘿嘿，我也踢過一腿。」說到這兒，老頭兒兩手一抱竹竿兒，把左腿往起抬。伙計又攔：「得啦得啦，老爺子您驚扭了腰！」老頭兒接著又說：「不管怎麼說，我也算在武聖人面前磕過頭哇，難道說老啦，就要露宿街頭嗎？沒有上房我可以住跨院嘛！」

「老爺子，跨院也滿啦。」「你們櫃房行嗎？」「櫃房都擠嚴啦。實在滿啦，您多原諒吧。」老頭一指童海川：「這位客人說說，這店可夠厲害的，住店還要分老少哇？」海川一聽老人練過武，很是同情，加之伙計說話生硬，有些聽不過，他便邁步下了台階：「這位老爺子，伙計也有他的難處，望您寬容他，店裡住滿了客人也是實情，您住店吃飯都給錢，怎能嫌你老哪。」這老頭接著就說：「是啊，又不是立祖墳。」伙計一聽這個氣！海川沉吟一下：「這樣吧，我也是住店的，我們要了五間上房，雖說人多，卻有富餘，您就住我們那屋裡吧。」老頭一聽：「好哇，哪兒都有好人哪！可房錢怎麼算呢？」

海川一聽，這老頭兒可真細心！就說：「您只管放心，不會叫您吃虧。」「謝謝，我走不了哇，伙計，勞您二位的駕，攙著我走吧。」伙計心說：這位老客多管閒事，真要死在你們屋裡也是麻煩事！海川在左面，伙計在右面，攙扶老頭兒往裡走。

走進院中，老頭衝著大家點點頭：「早來啦，眾位。」然後來到裡間屋，坐在炕沿兒上，老俠侯振遠進來衝著老頭一抱拳：「請問您老是哪一位武林道的老前輩？」侯振遠看得出來，老人的眼角處，透漏光芒，這是一位風塵的俠義，武林道的老前輩。那老頭一托鬚子大笑起來：「哈哈，侯振遠侯老大呀，你的眼力不錯呀。」聲音洪亮，可以繞樑，嚇得伙計噌的一下蹦一邊去啦！再看這老頭，跟氣吹得皮球似的，忽悠悠站起來了，個兒也高了，身體也挺起來了，腰也直了，大家都怔了。侯振遠一躬到地：

「老前輩可肯把大名賜下嗎？」「哈哈，老夫家住山西太原府太谷縣於家莊，姓於名成字洞海，有個小小的外號，西方俠長臂崑崙飄鬚雙。」

原來西方俠於成於洞海聽說直隸省京南霸州董家村，有位新出世的人物，三十來歲，在江西學藝，獨成一家，武藝精湛，奉師命要在武林中自立門戶。老俠一聽，不由得冷笑，還要自立門戶？於某不才，十八趟通臂掌二十四式行拳敢說打遍天下，都不敢自立門戶。你小小年紀，何德何才要自立門戶？在我這兒你就過不去！於是，便叫姪子於秀收拾東西物件，把自己特製的破衣破鞋還有其他的化妝物品也帶在身上，家務事叫於小三兒照管，爺倆可就往直隸霸州來了。到董家村一打聽，才知道童林已是四貝勒府的教師了。老俠一想：這個人借重王爺的勢力，看來沒什麼本事？於秀可就勸啦：「姓童的，沒什麼了不起，訪他幹什麼？」於老俠的脾氣很倔。「不，我非訪他不可，你要不願去就回家。」於秀不敢吭聲了。

爺倆來到北京，打聽雍親王府，才知道童林和王爺追盜寶二賊，下山東聘請鎮東俠侯振遠去了。於老俠更生氣了，難道我還去山東嗎？這可是吃多了食兒哪！再說侯振遠跟我徒弟是結義弟兄，我雖然沒見過他，可他是成名的老俠客。噢，姓童的怕是動用官府勢力，迫使侯振遠就範，替童林賣命！

我呀去趟山東，看你姓侯的是否趨炎附勢！於是於老俠從北京入山東，到清河油坊鎮，來到李源的家裡，沒想到李源還沒回家哪。李大奶奶好好招待師父、師弟，一切由劉三爺辦理。又叫他給準備了二百兩銀子路費。他們爺倆來到山東東昌府巢父林，到侯家莊一打聽，好麼，侯振遠、童海川杭州鎮播去了。老俠客爺可更氣壞啦！爺倆又從山東順著大運河往南來了，也搭著多年不來，一到江南水鄉，倒也另有一番情趣。等到了杭州一打聽，才知道童海川杭州播掌震法禪，北高峰獻藝賀號，賀了個鎮八方紫面崑崙俠。於老俠一聽眉毛都立起來了，怎麼著？鎮八方？連我這一方也鎮啦！我沒同意呀！

難怪我徒兒李源也跟他們瞎跑。又一想：童林必有過人之處，不然，侯振遠、李源為什麼還要捧他呢？再說南北崑崙會，秋田、司馬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，為什麼也都捧童林呢？如果完全仰仗貝勒府的勢力不成啊！看來童林這小孩兒還有點意思，我一定要會會他。於老俠主意拿定，再一打聽才知道童海川又下雲南拿二小去了。老俠可就怔啦，去雲南？我都一百零一啦！不去，我回家？不，上天入地我都乾，雲南我去定了！於是帶於秀從杭州就住雲南下來了。於老俠也明白自己桑榆晚景，這次到江南，將來不可能再到江南來了，一路上也是遊山玩水，瀏覽錦繡河山。今天走到沅江清竹塘，緊靠大江，老爺子要休息，叫於秀進了竹林，攙

了十幾根竹子，然後把包袱往上一放，老人家坐了一會兒，閉目合睛，於秀在旁邊站著。就這麼個工夫，車鈴響，咕嚕嚕來了一輛囚車。囚車上押著戴鐵銬的犯人，看樣兒這案子輕不了。老俠知道於秀好惹事，又好管閒事。就囑咐道：「秀兒，我可告訴你，出門兒在外少管閒事，這個犯人領的是國法，與咱爺兒們無絲毫關係，總是他罪有應得。」「您老說得對，孩兒什麼也不管。」正在這時候，就聽江堤裡面，嗚啞啞一陣鑼響，嚕嚕嚕，出來幾十名嘍兵，跟著有四個人，面貌都很兇惡。

老俠看著有些面熟，但事隔多年記不清啦。只見四個人各持兵刃把囚車擋住。

這個老班頭提槍過去，三兩下就給打跑了，另外還有一位使刀的年輕人被圍在中間，前後力敵四人，面無懼色，實受過高人傳教。四面受敵，刀法不亂，差事被劫，還是不走，看來是仇殺。這可把於秀急死啦：「乾啦！這個使刀的一個人可受罪啦，您老人家怎麼還是坐山觀虎鬥？孩兒可要管啦！」回手就要拉刀，老俠攔住：「於秀哇，不是為伯父的不管，有這麼句話，是非只為多開口，煩惱皆因強出頭。你只要伸手一管，可就有麻煩哪！你們年輕，有一腔熱血，管是容易，管上可就不能罷手啦，咱爺倆就不能回家啦！」於秀賭氣的說：「不回就不回！」於老俠想了一下便問於秀：「那好，我問你，他們誰是好人，誰是壞人哪？」「這使刀的三十來歲，功夫很好，既是受過高明傳授，那就是好人，您看那幾個賊頭賊腦，一定不是好人。」老俠一想：我這姪子於秀也長能耐啦。「好，你說管咱就管。」其實於老俠的注意力全在戰場上，他知道李士鈞刀法身法都不亂，胸有成竹。真要李士鈞不敵啦，於老俠早就到啦！老爺子剛要站起來，就聽東面土崗上有人喊：「現有鎮八方紫面崑崙俠董林在此。」老俠一看，嚕！董林的鬍鬚都白啦！跟著旁邊的年輕人高喊：「現有聖手崑崙鎮東俠侯振遠在此。」果然賊人唵啦啦逃跑了。

於老俠點頭，罷了，童林小小年紀，威震江南，賊人聞名喪膽，看來盛名之下無虛士。等到孫亮跪下一求情，海川慨然應允，於老俠豎大拇指：「好樣的！」並得意的認為：我於成於洞海不虛此行，再走五個省，我也樂意，見義勇為，俠義天職！我訪訪他。這樣，便對於秀說：「秀兒，跟著他們，瞧他們到什麼地方。」於秀隨後跟去，天色都黑了才回來。「他們住在龍潭鎮興隆店了。」老俠點頭：「把我那身衣服拿出來。」老俠把破衣破鞋襪拿出來穿好，擻了一根竹竿，用手指把枝葉打去，叫於秀包好衣物，遠遠地跟著。

老俠來到村口，看見伙計讓座兒，老俠把一口混元真氣提上來，使一手天華寶蓋閉吸之法，嘴裡哼哼著來到店門前耍笑伙計。海川出來，老俠點頭，童林惜老憐貧，夠個俠客。直到侯老俠問及尊稱，老人家托銀髯大笑，才說出姓名。

海川一聽，這是我拜兄李源的授業老師，是老前輩。海川就勢跪倒磕頭：「老前輩，弟子童林大禮參拜。」於老俠伸手把海川扶起來：「等一等，江湖無輩，綠林無歲，有道是肩膊齊為弟兄，不能以年輪而論，咱們是弟兄相稱。」海川面帶笑容：「老人家您還不知道吧，李源是我拜兄，怎能亂了輩份，叫人家恥笑？」於老俠一搖頭：「不對，會交的就交三輩，不會交的就交一輩。再者，你奉師命興一家武術，如果混出來都是父師之輩，不是叔叔就是大伯，武術怎能自成一家呢？江湖路上不管是誰，本門本戶當然談論，其餘只要師父沒給介紹的全是弟兄。是這樣你交我，不是這樣別交我。要不你不看不起我。至於李源，咱是先論後不論，你們交你們的，我管不著。也不能因為你交了我，就跟李源拔老頭兒，改口管他叫大姪子呀！」於老俠跟童林要結忘年交，使侯振遠很感動，這是於老俠一片苦心，成全童林。比方說，見著不認識的武林同道，提起話來，海川說西方老俠於成是我哥哥，一下子把海川提高一大塊呀！這叫一登龍門，身價十倍！於是侯老俠在旁邊說道：「海川，老人家的苦心，你當明白，恭敬不如從命吧。」於老俠點頭：「這便才是。」海川只可答應：「既然如此，老哥哥請上，受小弟大禮。」於爺伸手相接：「兄弟請起吧。」侯振遠等海川起來，這才跪倒：「老師在上，弟子侯廷給老師叩頭。」原說於成比海川大七十歲，但比侯廷只大十幾歲，可以說是同輩人哪。無奈侯廷與李源相交多年，如果因為海川叫兄長，他也糊裡糊塗的叫兄長，人家於老俠就要小看侯振遠，妄自尊大。於成很贊美鎮東俠，馬上扶住：「侯老大，咱們商量商量，你跟李源交友多年，他每次去太原看我，都要提到你，你們倆是摯交。要是在李源的家裡，那就是這樣論啦，可今天在這兒見著，既然我跟海川是弟兄，乾脆，咱們也是弟兄吧。」「弟子不敢。」「得啦，你別跟著添亂，將來見李源，我跟他說，他不樂意我頂著。」

侯老俠也無法啦：「侯廷僭越了，哥哥請上，受小弟一拜。」於成也下了半跪：「兄弟起來起來。」這就是於老俠知禮處，人家侯振遠也八十多歲啦。

「振遠，你怎麼會看出我的閉吸功來啦？」「雖說您老態龍鍾，可您的眼角兒透露光芒，所以斷定您是位風塵俠隱，這才叩問您的來歷，您遊戲三昧，戲耍海川，你可瞞不了我呀。」「哈哈，看來我倒是輸了眼啦，這樣吧，你派人到外面村口，去叫姪男於秀，他還拿著包袱呢，我換衣服，咱們好說話。」鎮東俠讓伙計招喚於秀，然後去打洗臉水。於老俠擦了臉，換了衣服。

侯振遠一抱拳：「哥哥，請到外面。」

雍親王早看得兩眼發直，於老俠一出來，跟剛才判若兩人，容光煥發。

老俠是位高身材，身上穿米色綢長衫，腰裡係著拇指粗的寶藍色絨繩，雙垂著燈籠穗兒，裡面是白綿綢的褲子汗衫兒，白綾的高腰兒襪子。往臉上看，寬頭四方臉，頂都謝啦，線兒大的小辮垂在背後。兩道鬚眉，二目爍爍放光，不亞於兩盞金燈，一部銀髯苦滿前胸，真可謂形神瀟灑，和謁可親。王爺萬分尊敬，知道他是李源李老俠的恩師，大名鼎鼎的西方俠。在杭州，眾位俠客不止一次的提到，所以恨不得早日相見。鎮東俠一指王爺：「老哥哥，這位是當今康熙老佛爺的四皇子，固山多羅貝勒府的雍親王爺。」於老俠知道王爺是金枝玉葉，自己應該大禮相見，不能倚老賣老，被人恥笑。老俠客爺搶步行禮：「草民於成叩見王爺。方才老邁顛狂，請王爺莫怪才是。」說著真的跪下去，王爺怎麼能教人家給自己磕頭呢？趕緊用手攙：「老俠客，請起，請起，本爵不敢當。久仰您的大名可不是一天啦，總想著這一次江南的事情辦完，叫海川帶著本爵到趙山西，親自到府上聆教益。沒想到老俠客親臨江南，我們見著名，堪慰平生之幸啊！」老俠於成連連擺手：「王爺誇獎啦，我年老才疏，實在不敢當！」「老俠客，今年高壽啦？」「哈哈哈哈哈，兩代賢君的雨露之恩，草民今年一百零一歲。」又把於秀叫過來給王爺磕頭，跟大家見面。然後入席。王爺一定讓於老俠上座，於老俠可不敢當，一定讓王爺上座，自己側坐相陪。侯振遠、童海川、李士鈞、孫亮、司馬良、夏九齡、於秀，大家全都坐下。王爺把酒杯端起來了：「幸會，幸會，老俠請吧！」

大傢伙兒開懷暢飲。

酒過三巡，菜過五味，王爺問：「於老俠，您怎麼一旦之間帶著姪子來到江南呢？」於老俠並不隱瞞，把訪童林，先到北京，後到山東，再到杭州，賭氣奔雲南，在這兒才見著的事情都說了。王爺聽完點了點頭，然後把海川的事情也說了。酒逢知己千杯少哇！又叫伙計端酒上來，一邊喝酒一邊說著話。老俠侯振遠琢磨：這個於老頭兒，穿著一件破大衫，一雙破鞋爛襪子，跑這兒蒙我們來了！如果我侯振遠看不出來，我跟海川可就栽給他了！

他可是個老前輩呀，辦這事對嗎？我呀，我也給這老頭子出個難題。侯老俠想到這兒，把酒杯一放，自己歎了一口氣：

「唉！」本來大家美酒佳餚，一吃一喝，高談闊論，聽見侯老俠歎氣，於老俠問：「振遠啊，怎麼好好地喝著酒，你唉聲歎氣呀？」「唉，老哥哥您甭提了。」侯老俠先把海川出世以來的事情又描述了一番，然後說道：「這一次下雲南請國寶、拿二小，半路途上碰上他們二位。」侯振遠一指金眼鷹孫亮和騰身步月李士鈞。接著說：「雲南府出了十八條命案，孫亮是捕快，李士鈞這一次被屈含冤，事情總算過去了。沒想到在清竹塘冷風囓囚車被劫了！這件事老哥哥親眼目睹，孫亮苦苦的哀求，我二人沒有辦法，這才擔負起這件事情。可是我和海川都初到江南，不知道哪有佔山的寨主，落草的強人，我有意跟老哥哥請教，又不好啟齒，我一時為難，才長歎了一口氣。」於老俠一聽，侯振遠這個人很厲害，你管我叫聲老哥哥，我於成闖蕩江湖一世，走遍了南七北六十三省，現在你問我，我要說不上劫囚賊藏在何處，可就栽了跟頭了。「振遠哪，你看這個事兒巧了，這個地方好像是在沅江附近？」「不錯，哥哥，北面就是沅江，歸沅陵縣管，還沒出湖南地界，老哥哥您說得對。」「現在不用說了，因為哥哥我足不出戶已經夠年頭兒了。記得二十多年前，愚兄倒是往這邊來過，在沅江水路上劫道的，有竇氏三杰、又叫沅江三鼠，大寨主竇志，外號金毛

鼠；二寨主竇勇，外號銀毛鼠；三寨主竇明，外號躍江波浪鼠，他們都是雲南狐兒山鐵善寺的門人弟子。離著北岸不遠，還有一片山勢，叫金銀亂石島，這個地方我當初走過，拜訪過金銀亂石島的寨主，他們也都是雲南鐵善寺的門人弟子，聽說鐵面伽蘭佛濟源長老是他們的師父。大寨主姓馬名彪字雲龍，外號人稱三孔獨角蛟，掌中一條虎尾三節棍，實有萬夫不擋之勇，水旱精通。

二寨主姓谷名瑞字仙知，外號叫玉頂白鶴，掌中一口雁翎刀，足智多謀，精明強幹。三寨主姓殷名魁字天豹，外號戲水駝龍，這個人一身的橫練兒，掌中一桿狼牙棒，也是棒沉力猛。後來又從鐵善寺來了三個師弟，頭一個姓魯叫魯明通，掌中一對二郎鎗，人稱紫面二郎。第二個姓程名叫程志遠，使一條五股烈燄托天叉，人稱探海燕。還有一個姓陸的，名字叫陸占鼈，聽說是湖南常德府的人，這個人有很好的本事，掌中一對短把牛頭鎗，只因他長了一臉大麻子，所以叫金錢水豹。我後來聽說他們合併了，那就應該有九位寨主。這山裡盛產五種礦物，就是金銀銅鐵錫。素常他們也不下山做買賣，官軍當然也不敢惹他們。我跟金銀亂石島的眾家寨主，二十年前有這麼一面之交，至於其餘的小賊，那我可就不知道了。我在清竹塘冷風嘴看見劫囚車的，當時，就瞧著有點面熟。您這一問我想起來了，這四個裡頭我想起仁來，另一個我不認得。這仁就是紫面二郎魯明通，探海燕程志遠，金錢水豹陸占鼈。他們的長相事隔多年記不清，手使的傢伙我還認得出來。」孫亮、李士鈞這麼一聽，真是心花怒放！劫差使的賊有了，窩子有了，還有老俠於成，再有侯老俠、童俠客，他們三俠幫助，看來拿賊歸案銷票也就不算太費難了。

於老俠又說：「不過，誰讓我跟金銀亂石島有這麼一面之識呢，我倒有個主意。」「老哥哥，您有什麼主意呀？」「我想僱上三隻船，叫他們明日清晨在這江邊等著，還要多給他們幾個錢。咱們哥兒三個親自坐船去趟金銀亂石島。如果真的盜賊窩藏在山內，請寨主把要犯交出來，與他們本山無乾。如果說非要拿賊，而且要抄山，這個我可就不管了。因為金磚不厚，玉瓦不薄，我總跟金銀亂石島有點交情。王爺，您看我說這話對嗎？」不等王爺答話，孫亮、李士鈞趕緊跪下磕頭：「老俠客，只要讓我們把陸寅、陸豐兩個人拿住，咱們不動人家一草一木，有老俠客在內，事情更好辦了。您看行嗎？」

「唉，二位快快請起！振遠，海川，你們看怎麼樣？」「老哥哥，要是那樣就太好了。」剛說到這兒，伙計一挑簾兒進來問道：「哪位是侯老俠客？」

「噢，我就是。」「外頭有個人來找您。」「噢，好吧，叫他進來。」老俠侯振遠納悶，在這兒誰認得我呀？連王爺和海川也都納悶。

正在這時，簾子板叭嗒一聲響兒，從外頭進來個人，鎮東俠一看，是蠍虎子白亮。他挨著排兒的行禮，請完安往旁邊一站。王爺心裡想：你幹什麼來啦？你劫道險一險叫我們海川給拍死！給你二十兩銀子走了就完了，怎麼還上這兒來呀？王爺就問：「白亮，你又上這兒幹嘛來啦？」「王爺，俠客爺，我贖罪來了，多虧大竹林裡童爺一場教訓，說真的，我小子也是個人哪，我為什麼不往人裡走哇？我立志學好了！我在清竹塘冷風嘴一帶打聽到童俠客爺的對頭韓寶，吳志廣了。那天，我發現了五隻船，船上的人可不少，都藏在沅江邊上蘆葦裡頭，後來才知道他們就是為了搶劫囚車。不但陸寅、陸豐這兩個賊人在金銀亂石島，連韓寶、吳志廣也在金銀亂石島。這樣，小子我來了，總算立點兒功勞。我不能在外邊再漂著啦，請侯老俠客爺把我收下。」

侯振遠聽完以後，心裡想：說真的白亮也是鏢局子裡的老人了，現在已經學好了，要讓他在外頭，他還會做壞事。到了鏢局子裡頭，他有了吃飯的地方了，也就不會再作壞事啦。想到此，看著王爺，那意思讓王爺作個人情，王爺明白。「白亮啊！你這個人，我聽說嘴很不好，為什麼秋老俠單讓潘龍和黃燦不要你呀？就因為你挑撥是非，尤其他們哥倆現在剛剛合起手來，所以才不要你，上一次在大竹林裡你劫道，說真的你那是被窮所擠，為了吃飯，這也可以原諒，我說句話，侯老俠客可以收下你，你可要學好哇，洗心革面，痛改前非！老俠客，您就看著本爵收下他吧。」侯老俠點頭：「白亮！不是王爺說話，絕對不要你，因為你小子不是好人。如果從今以後學了好，上天還與人自新之路呢，我為什麼不願意給你一碗飯吃呢？好吧，收下你啦。」

「唉，謝謝老俠客爺。」白亮磕響頭。侯老俠客讓九齡拿出二兩銀子來，交給白亮，伙計把他帶出去，單讓他在一個屋裡，等有了事兒再叫他。

第二天一清早起來，大家伙兒齊聚在上房，梳洗已畢，吃點東西，打發孫亮去看船隻。孫亮僱好的三隻船，彎在鎮北口的江邊上，回來彙報：「王爺，我把船已經準備好啦。」「好吧！」這樣，於老俠、侯振遠、童林帶著李士鈞、孫亮、小蓮花於秀，大家伙兒離開了興隆店，餘剩下的人在店裡等著。他們幾位出了北鎮口，趕奔沅江的江堤。這兒是個擺渡口，到了這個擺渡口一看沅江大江，足有好幾里地的水面，聲如牛吼，波浪濤天。「嘩……」

江水翻翻滾滾，隨波逐流。三隻小船在江邊上停著，都像小瓢似的。老俠於成上了船，站在船頭，小蓮花於秀在船尾。上垂首這船是侯振遠，後頭是金眼鷹孫亮。下垂首這條船是海川站在船頭，騰身步月李士鈞站在船尾。老俠於成一擺手，解纜繩、撤跳板，三隻船衝風破浪，就往西北下來了。說真的，海川見水可有點眼暈啊！他知道老哥哥侯振遠不會水，可不知道這位於老哥哥會水不會水，如果他也會，那就麻煩啦！海川問於老俠：「老哥哥，您的水性怎麼樣啊？」「哈哈……」這老頭兒專好詼諧開著玩：「兄弟，你武術精奇，還缺這麼一著兒，你大概不會水吧？」「對了，哥哥，不但我不會，我哥哥侯振遠也不會。哥哥您會嗎？」「哈哈哈哈哈，巧啦，我會。」

「唉，太好啦！」「別忙，我會水可是罈子浮，掉到水裡是咚咚咚。」「那不滿了嗎？」「唉，對了，真正的狗刨兒我都弄不好。」「海川一聽，得！哥仁一個會水的沒有，那也沒法子啦。」

三隻小船蕩槳搖櫓往前走，眼看著就到大江的江心了，霧氣綽綽，隱隱的望西北是一片大山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借著水音，「嗚唧唧唧」，鑼聲響亮，「嘩……」順著水流就來了四十隻舟船。船上，弓上弦刀出鞘，嘍兵卒中號坎，打裹腿，絹帕纏頭，每個拿著水戰的兵刃，什麼連槍啊、劈水刀哇，這種刀沒有刀盤，在水裡有刀盤擋水，刀砍下去不準。只見正居中一隻大船，這條大船長足有十丈，寬也有四丈左右。船頭上兩塊夾桿三道鐵箍，有一桿竹桿一丈六，上頭掛著一面旗子，藍緞子旗面，白蜈蚣走穗，白火粉，白飄帶，銀槍罩頂，紅纓子。旗面上有字：金銀亂石島，正居中斗大的一個「馬」字。由於江風甚大，吹得這面旗子撲嚕嚕的亂搖亂擺。一邊有八名水手駕船，在眾家寨主的兩邊，站著五十名兵丁，一個個立目橫眉，挺胸疊肚，懷抱鬼頭刀，如狼似虎。大船的正中有十二扇圍屏，南繡平金，上繡五子奪魁，掐金邊，走金線，十分精緻。屏風前面站著不少的小寨主，在這些人的前邊有三張桌子，當中的一張，上首斜著一張，下首斜著一張。每一張桌後坐著三家寨主，右邊下首這張桌邊坐著三個人，有三條鉤連槍，三家寨主都是瘦小枯乾，一身青，黃眼珠，短眉毛，就跟耗子一樣。於爺看清了，不錯，這就是沅江三鼠——竇志、竇勇、竇明。在上垂首斜著的這張桌子旁邊，海川和老俠侯振遠他們全瞧見了，正是搶劫囚車的三家寨主——探海燕程志遠，紫面二郎魯明通，金錢水豹陸占鼈。各人的兵刃全在桌旁邊放著。正居中這三家寨主，海川一瞧，喝！當中的那位，身高足有八尺左右，前胸寬背膀厚，虎體熊腰，穿著一身藍，煞著絨繩，腳底下白襪子高腰，大披把灑鞋。頭如麥門，面似鑛鐵，黑中透亮，兩道掃帚眉，一雙銅鈴眼，大秤砣鼻子，火盆口大嘴叉，獠牙支於唇外，連鬚絡腮的花白鬍子。後邊有四個嘍囉兵，桌上放著他使的鑛鐵虎尾三節棍，三尺三一節，連上環就夠一丈，足有核桃粗細，掄起來多大的份量啊！這是大寨主三孔獨角蛟馬彪馬雲龍。上垂首這個人，黃頭髮，當中有一撮白的，瘦小枯乾，刀條兒的臉，一身青，肋下配著刀，他叫玉頂白鶴谷瑞谷仙知。下垂首這個寨主，個兒大，比大寨主馬彪還得高一拳，膀大腰圓，面似生蟹蓋，青中透煞，花紋的眉毛，怪日圓睜，塌山根翻鼻孔，大嘴叉。軍器也在旁邊放著，這是三寨主戲水駝龍殷魁殷天豹。

九家寨主完全都在船上。海川，振遠他們老哥倆全都看清了，在大寨主馬彪的身後，當中第一個是個漂亮的小伙兒，這是揚州清水潭烈燄寨的少寨主——玉面小龍神羅威羅聲遠。挨著羅聲遠的是細脖挺兒、小腦袋的老道——紫面分水鯨喬玄齡。在他們倆的旁邊是一邊兩個，上垂首這兩個海川一瞧，正是盜國寶的開海金龜吳志廣、小粉蝶韓寶。下垂首這兩個孫亮、李士鈞看真了，正是戲水江豬陸豐陸鬆坡，展翅彌猴陸寅陸曉村。

大江的水面上鑼聲響亮，喊殺連天，劍鉞刀槍，寒光鑠鑠。海川高聲喝喊：「老哥哥，您看，大寨主的身背後站著盜國寶的二寇，您別讓他們跑了！」

老俠於成一捋額下的銀鬚：「哈哈，兄弟，他跑不了！」這時候孫亮也喊上了：「老爺子，您看見了沒有？在大寨主的身後還站著兩個，陸寅、陸豐是雲南府十八條命案的正凶，您可別讓他們跑了！」老頭這氣，怎麼全跟我說？你們是幹什麼的！「孫班頭，放心吧！他跑不了。」

這事就這麼巧。當初清水潭烈燄寨義釋三寨主、火焚清水潭，羅威羅聲遠的父親、紫面龍君羅烈羅燄光他們哥仨讓老俠侯振遠給放了，羅威羅聲遠的母親馬氏夫人，是金銀亂石島大寨主三孔獨角蛟馬彪的妹妹，被火燒死了。

羅威羅聲遠前廳不救父，後堂不救母，為了顧全這個把兄弟，帶著喬玄齡、韓寶、吳志廣上船逃跑，一直到東岸下船以後，跑出去足有十幾里地，回頭一看清水潭這把大火，烈燄騰空，火光沖天。「啊！」羅威一躲腳罵道：「姓侯的，姓童的，逼死我母，殺死我父，此仇不共戴天，焉能不報哇！」掩面而哭：「爹娘啊！」喬玄齡在旁邊勸：「無量佛！賢弟呀，你先別哭了，看這樣老伯父絕對活不了啦，老伯母已然被火焚死，此仇不報，怎麼能成為孝子呢？你為我弟兄遭此大禍，我喬玄齡要不為兄弟你死，我就不叫紫面分水鯨！兄弟，你先別哭了，韓寶、吳志廣二位賢弟，無量佛，當初你們哥倆到我那兒，結果我把飛龍觀搭上了，現在咱們哥仨又到了清水潭烈燄寨，咱又把清水潭烈燄寨給搭上了，飛龍觀不能回去，清水潭烈燄寨不能呆了，你們倆人出個主意，咱們上哪兒？我盟弟為你們可不容易，家敗人亡了，你們說應該怎麼辦？」「喬道兄，到現在羅賢弟家敗人亡了，您的廟也完了，天地雖寬，沒有我弟兄立錫之處。」羅威想了一下：「道兄，韓、吳二位兄長，仇咱們一定要報，我看這樣吧，咱們不如到八卦山去，暫住一時。」喬玄齡瞧著韓寶、吳志廣，韓寶、吳志廣搖頭：「兄弟，道兄啊，不是跟你們哥倆都提了嗎，我們是私自下山到北京城盜的國寶，我們敢回去嗎？我伯父李昆李太極那個人，要知道我們回去了，馬上就得把我們捆上交給童林！仇不但報不了，我們哥倆還得雲陽市口，項上餐刀，我們不能回去呀！」「唉！你們倆人又不能回去，難道說咱們四個人就連個遮風避雨的地方都沒有嗎？怎麼辦呢？」「哥哥，那沒法子，咱們走到哪兒說到哪兒，乾脆行無定所。」

老道紫面分水鯨喬玄齡也為難。羅威一看，喬玄齡他們三個人真為了難了，就說：「道兄、韓、吳二位兄長，你們哥仨別發愁，我有個地方去，也是非去不可。」「喲，哪兒呀？」「就是離這兒遠點，屬湖南沅陵縣管，在沅江以內有個金銀亂石島，為首的大寨主三孔獨角蛟馬彪馬雲龍是我的親娘舅，我母親的哥哥，他也是鐵善寺的門人弟子，跟我父親是師兄弟，後來才成了郎舅之親，這樣的事情出來了，我不能不跟我娘舅提提，我得讓他們哥仨幾個想辦法給我父母報仇雪恨哪！」「無量佛，賢弟你既有這麼個地方，我們就去吧。」四個人把主意拿好啦，連夜奔往沅陵縣。

一路上，饑餐渴飲，非只一日來到沅江，僱了船，來到金銀亂石島的島口船塢。他們都下來了，把事情跟嘍囉兵一提，有的老兵還認識，這是大寨主的外甥啊。正趕上早晨起來大寨主升廳辦事，嘍囉兵馬上進大廳：「報，啟稟大寨主得知，外頭有清水潭烈燄寨的少寨主，您的外甥羅威羅聲遠到了。」馬彪一聽很高興啊：「唉呀，我外甥小威來了，傳我的命令，趕緊讓他進來。」這個孩子幹什麼來了？馬彪也有想法。時間不大嘍囉兵來到寨門外說：「我家大寨主請您進去。」「你頭前帶路。」嘍囉兵在前頭走，羅威可跟喬玄齡商量的：「哥哥，這九家寨主，連我舅父在內，鐵善寺是有門規山戒的呀，山林的豪傑，海島的英雄，占過山落過草，殺過人越過貨，鐵善寺歡迎。要是辦過壞事的，或者是賣過熏香蒙汗藥的，不夠份量的賊到這兒來，可不能提。」喬玄齡一見小腦袋：「無量佛，噢，兄弟我不夠份量啊？」

羅威搖頭：「不能這麼說，因為我舅父他們最恨的就是發賣熏香蒙汗藥的。」

這樣他們四個人穿過三道寨門，趕奔大廳，九家寨主全在。喬玄齡、韓寶、吳志廣往這兒一站，羅聲遠一瞧馬彪：「舅舅！」一跺腳「哇」的一下就哭了：「舅舅哇，我活不了啦，您得給我一家子報仇哇！」就把這件事從頭到尾說了。「姓童的他興一家武術，侯振遠劫助為虐，滅咱們鐵善寺的山門，不但是我們一家子，就連太湖孟師伯父他們一家子也完了呀。」羅威接著說道：「他們說了，一定要把鐵善寺的門人弟子刀刀斬盡，刃刃誅絕，見一個殺一個，見兩個殺一雙，要一網打盡！我爹被擒，恐怕不能活了。我母親活活的被他們放火燒死，沒辦法我找舅舅來啦，您得給我報仇哇！」眾家寨主都是一怔，馬彪馬雲龍一捋自己的鬍子，氣得哇呀呀怪叫如雷：「小兒童林，老匹夫侯振遠，只要姓馬的把你們拿住就萬副千刀，我一定要給死難的師兄弟和親戚報仇雪恨！方趁馬某心頭之願。」馬雲龍又對羅威說：「小威，你暫且先住在山裡，君子報仇十年不晚，你別著急，仇！舅舅一定給你報。」

「舅舅，不是我一個人，我還約請了幾位幫忙的。您看這位道爺也是好樣的，叫紫面分水鯨。這二位是雲南八卦山大寨主混元俠逍遙叟李昆李太極的姪子、小粉蝶韓寶和開海金鯨吳志廣。」馬彪一聽，心想：怎麼八卦山的弟子也會跟羅聲遠、喬玄齡在一塊兒？韓室、吳志廣也並不隱瞞，行完禮以後把自己的事情說了，我們跟童林有仇有恨。「好，我們大家是同仇敵愾！來人那，把他們四個人帶到跨院，給他們找一所房，安排好了住處，到時候吃，到時候喝，派人招待，你們先在我這兒住下來。小威，你看好不好哇？」「謝謝舅舅。」這樣，把這四個人就安排在金銀亂石島了。

可巧菩提寺逃走的戲水江豬陸鬆坡也到這兒來了。陸豐陸鬆坡只挨了一磚頭，結果陸寅被海川給拿住了。陸鬆坡想：展翅獼猴陸曉村是我的兄弟，無論如何我得設法救他！可我一個人救不了，好在這囚車是解奔雲南，金銀亂石島這是個要路，我得找叔叔去。他父親叫陸占奎，已經死了，有個親叔叔就是金銀亂石島的六寨主金錢水豹陸占鼇，這樣他就奔沅陵縣來了。一路之上，心急似箭，等來到沅江金銀亂石島的江邊上，他僱了船，到亂石島的島口船塢，下船開發了船錢，然後來到頭道寨門，人家兵丁過來攔住了：「你找誰呀？」「啊，眾位多辛苦，在下家住在湖南常德府陸家堡，我的名字叫陸鬆坡，您這兒六寨主金錢水豹陸占鼇是我的親叔叔，我給他請安來了，順便有點家務跟他親面談談。」「你候著。」這個時候正是大廳沒事，弟兄們沒在一起，陸占鼇在他自己的房間裡，這是西跨院一所四合房，精緻極了，十幾個人伺候著，茶來伸手飯來張口。兵丁進來一報告，陸占鼇一怔，這個孩子幹什麼來了？」「嗯，叫他進來！」兵丁出去把陸鬆坡引進來了。爺倆一見面，陸鬆坡趴地下磕完頭，落座後，陸占鼇就問：「鬆坡，你不在家上這兒幹什麼來了？」其實陸占鼇有耳聞，因為自己多年不回家，陸鬆坡一個人在家裡頭胡做非為，辦了很多壞事，但是這也沒法子，兒大不由爺。「唉！叔叔您別提了，這件事情還是您跟我提過的，您不是有個哥哥在雲南府嗎，叫撓頭獅子陸滾？」「是啊，怎麼啦？」「唉呀，他的兒子陸寅陸曉村回到湖南常德認祖歸宗，因為他父親被李躍李光輝所害，……」陸鬆坡就把這個事情由頭至尾都說了。陸鬆坡最後說道：「曉村約我給父母報仇，我不能不管哪，一筆寫不出兩個陸字來，孩兒我就跟著兄弟陸曉村去了雲南。到那兒一找這李士鈞，躲災避難被他跑了。不瞞您說，我們倆人在雲南府做了十八條命案。」陸占鼇聽了一攔：「等等兒，到這兒來你可別提這個，這還了得嗎？本山的山規就是最避諱這種事！幸虧是你跟我說了，你要是當著大寨主這麼一說，馬上把你綁起來，亂刀分屍。」

